

很快到了年终绩效测评的时候。那是公司首次在KPI体系中引入360度评估,意在业绩指标评估外,全面分析员工工作过程中的非量化信息,立体地体现出员工的成长、发展和执行力。新体系上马各种测试,大家忙得昏天黑地,Sam安拉们常常一起加班到深夜。他在QQ上说,安拉辛苦了!她开玩笑说,不辛苦,有老大您陪着呢!他打来一个坏坏的笑脸,那我每天陪你到12点。安拉一笑而过。

每年年终应该是所有员工的丰收季。根据运营现状和当年净利润,年终公司按董事会持股分红外,另行提取20%的纯利润作为季度奖和年终奖励员工,以感谢所有员工一年来的辛苦工作。按照惯例,年终绩效测评不仅一票决定第四季度的季度奖,而且直接影响着全年度的年终奖。

像DL这种国际化管理的大集团,人均分配奖金绝对不可能。HR依据企业对各部门的依赖程度和部门价值,计算出各部门对应的奖项份额、奖金分配比例,经中高层领导审核、董事会通过后,再在全公司公布实施。绩效奖金通常分为A、B、C三等,每级都有详细的评分规则和规范的操作说明,每个等级都有指定的分配比例。在未被韩企收购时,为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倾轧,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轮流拿着ABC奖,现在这个方法完全行不通了。每个部门的绩效考核权完全掌握在韩籍同事手里,要打开他们的缺口搞些小动作,估计没人有这个胆量。绩效考核公布前夕,Sam和安拉在校对最后的数据。

安拉——Sam迟疑着,使劲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你来看这排数据。

怎么了?你看,除去离职、生育者,我们PART参与年终考核的共有20名同事,按照HR指定的40%、40%、20%分配比例,A、B、C三个奖项的份额分别是8人、8人、4人。你看这,满足A等条件的共有9人,B等条件的只有7人。

和HR特别申请下,就按实际得分来分配奖金好了。

不妥吧,这是公司初次引进360度评估体系,每个指标、每个数据背后都有科学严密的测算标准,哪能说改就改呢?

那……安拉,Sam欲言又止,手上的铅笔停留在某一个单元格内。安拉探身一看,分明是自己的名

生活有了断章,是从2017年开始的。且,再无续篇。悬崖式的断章,如一堵不可逾越的铁壁,利落地质断,断了乡思,断了浓浓的年味。

这一切,都因为母亲的离去。2017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十六日),母亲九十虚岁时,忽然撒开了手,去了遥不可及的地方。记得从1984年起,我便离开了村庄,化作一片云彩,飘忽在东西南北。生活如一根粗犷的绳索,肆意地拉扯着我,往南,再往南,到了母亲不曾耳闻的地方。而逢到过年,母亲手中那根细细的线,跟着腊月的寒风轻轻摇晃,便能把我从千里之外,带回母亲身边。直到2017年,几乎每一个春节,我都回到母亲身边,陪伴母亲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年。

往年,一般大年三十了,便乘车回去。老家在苏北灌溉渠边,交通不便,自己又没车,带年礼实在不便,所以都是空手回去。其实这是很尴尬的。农村人讲面子,人前要显摆,衣着要鲜亮,大包小包往家拿,见人递上好烟,聊点外面的见闻,说明在外混得不错,引来一村的好评。后来有不少车子进村了,更显气派非凡。而我总是空手而回,没有车,也不喜穿着,而且也不健谈,见人只会打个招呼,不会递烟,不会聊天,在村人看来,是混得不咋样的了。这样的我,必定会引来差评。这些杂音我是听不到的,母亲肯定是听到了。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一个字都没说。

回到家,进母亲的小屋。母亲的小屋很小,只有十来个平

字,她就是A等奖的九分之一。是啊,只要把她的名字轻轻往下一移,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可是——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五千元啊。

安拉,你看,这两人比你年轻,这几个新入职,这位神经比较脆弱,你看,你能不能……

听出来了,我活该就是那位又老又熟、心理强大、克制礼让的冤大头。

安拉——如果你不同意,我另想办法。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安拉,这样的事我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开口。

我同意。我有事先回了。强忍住眼中的泪水,安拉一手拉开办公室厚重的木门,冲进深渊般晦涩而枯寂的长廊。对着夜空,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冰冷、新鲜的空气一直透进肺里,脚底。

第二天上班,例行的周会上,向来活跃的安拉一言不发。会议结束,她第一个推门出去。在行政楼长长的安静的走廊里,Sam紧走几步追上她,他的嘴里连声喊着安拉、安拉、拉拉、拉拉拉拉……他把她堵在门外,有点手足无措地拍拍她的头,抓抓她的肩,冲她做鬼脸,安拉面无表情直直走回自己的格子间。他把袋装的高丽参茶撕开了送过来。他弯下腰,细细地端详着她的脸说:安拉,你下巴上有什么?

那是一个疤痕,安拉3岁时不小心在门槛上摔了一跤,缝了4针。因为疤痕长在脸颊与下颌交界处略靠里的地方,所以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从没人注意到,而他竟然发现了。他怯怯地碰了碰疤痕,还疼吗?

安拉的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Sam一脸惶恐无辜,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站在她的身后,不时地用鞋尖踢一下她的转椅脚。

回自己位置去吧。安拉别过脸,一手撑着下巴,干巴巴地说。Sam乖乖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安拉看到他的QQ头像固执地

闪烁着。

别想太多,安心上班吧。安拉淡淡地回了一句,关了QQ。初来乍到的Sam,若想以后顺利地开展工作,总得干几件收服人心的实事,绩效考核就是其中的关键节点,他怎能错过机会?安拉只是生气,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在他心里,她是那么小家子气的人么?还是他从一开始处心积虑地接近她,就是为了今日的利用?安拉怔怔地发着呆,又使劲地摇摇头。

8当安拉和Sam正别扭着如何打开僵局时,突然有人告诉她,他要走了。

她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他是一个不相干的人,和她没有任何交集,他随时离开就如他曾经突如其来。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当着老大的面流泪,千万不可以。当老大一转身走进小办公室,她的脸就像一个痛哭失声却无法发声的人那样扭曲起来。她听见Sam走进来,她快速地背过脸,紧紧地咬紧自己的双唇,使劲地瞪大眼珠子,却无法控制自己不断抽搐的双唇,泪水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下来。她拼命捂着自己的嘴巴,她的泪从指缝间源源不断地淌下来,顺着桌沿滴到她的膝盖上、脚背上。

不知情的同事诧异她的失态,不过一个个很知趣,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各干各的。前座Emma问了声什么,她压抑着嗓子回了句,好不容易控制的情绪又崩溃了,她把脸完全埋在自己的手心里,她简直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怎么办。

下午一上班,简单地收拾下双肩包,Sam就准备开路了。办公室里除安拉以外的所有人都热情上前和他告别,Sam不时瞥一眼始终埋头做报表的安拉,几次想要开口最终却什么也没说。Sam走到安拉对面的位置,解释说要给钢笔蘸点墨水。安拉偏过脸,从指缝中看见对面屏风中他的剪影,他并不看钢笔和墨水瓶,只是

边。我们唠了起来。

我很少和母亲说外面的事,外面的事,已不是母亲所能明白的。其实我从没把母亲看成一位老人,直至她去世,我也觉得她是年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不清。从我走上工作岗位起,母亲就这个状态,一直不曾老去。

母亲是个知性的人,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她很会拿捏。我不说的事,母亲从不多问。比如在单位混得咋样,今年挣了多少钱。她知道儿子是个平淡无奇的人,够生活便好。母亲会对我说得最多的,是在外要舍得吃,舍得穿,不要节省,要爱惜身体。

常年在外,我对村里渐渐有了生疏。母亲便会和我说说村里的事。谁娶了媳妇,谁生了儿子。那个大爷身体不行了,这个姑娘过世了。说这些时,母亲会不由自主地叹息。母亲提醒我,你一年才回来一次,明天去看望一下大爷,或那个姑娘。母亲的话,我是认真的。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会一一给大爷大妈们拜年。

还有些人,母亲也会和我提及。母亲是个懂得感恩的人,那些帮过她的人,她无力回报,只能说给我听,以示她内心的感激。母亲说,现在的人变了,没以前那么好了。但好人还是有的。那些帮母亲去街上带一斤豆腐回来,或路上扶了她一把,哪怕是路过时叫了她一声大妈大妈,她都会记在心里,会跟我说。作为儿子,我有说不出的感激。

除了大年初一去拜年,其他的时间,我都守在母亲身边。我们并不总是聊个没完,只是随便便地聊着,或是静静地坐着,看院场上的干草,在风中打着旋儿。

风吹草低

(小说)

□姜利宾



绘图
瞿
溢

默默地注视着安拉。他轻轻地弹了弹她的隔屏玻璃。

HI。安拉使劲点点头,在背后用力地向他挥了挥,他头也不回地往门口走去。

安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另一个不会遇到他的楼道跑出去,冲到门口小卖部,买了一包他最爱的白壳中南海,装入信封。当她走出超市,他已永远消失在未知的远方。

安拉对自己说,忘了这个可恶的人吧,他还黑了自己5000元。两个月后,他被调回韩国总部。

9

三个月后的某个周一,第四任总裁上任后的第一轮裁员开始了,行政人事35岁以上员工一刀切,安拉正好踩线。周一下午下班,同龄的同事一个个灰着脸走进HR办公室,一个个拿着信封走出来。

安拉开始默默收拾办公桌。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没有人来通知安拉离职。

次年三月,安拉和同事们一起赴外省参加团建活动,正好与HR负责裁员的同事住同一标间,晚上临睡前两人有一嘴没一嘴地闲聊。

安拉,你知道去年按年龄一刀切,为什么独独留下了你吗?

不是说正好缺人手吗?呵呵,多一个人少一个人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那……你不知道吗?Sam回国前夕给HR总监发了一封邮件。一封邮件?

关于你的。关于我的?是的。邮件说,如有裁员,完全可以忽略你的年龄、学历、背景因素,因为你的能力任何时候都可以胜任行政部的任何一项工作,你是一名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员工。

啊?!安拉一声不响地关了床头灯,把脸埋进厚厚的被窝里。(四)

每年我只回去一次,只住一个晚上,就会匆匆离开。

母亲说,在家玩两天再走吧。我说,还有事呢。

母亲说,有事就不留你了。我说了要走,母亲也不挽留。母亲是真心想留我,还只是客套,我听不出来。不过老人都想儿女承欢膝下,我想母亲也应该是这样。

下午我要走了,母亲送我到门口的小路上,叮嘱我吃饭要及时,要注意身体。我说妈,你回去吧。母亲装着若无其事地说,嗯哪,你走吧。我向母亲挥了挥手,便转过脸,向西走。走出一百来米,见母亲还在小路上望我。等我折身向北,到了引河桥上,回望小屋,看到母亲又转到了小屋的后面,站在一排水杉之间,在远远地眺望。这么远的距离,母亲是完全看不见了,但她的目光,被一颗心牵着,投向儿子的背影。

2017年,这样母子相守的年味,被永远定格了。母亲走了,我突然失去了家的方向,失去了回家的理由。那样的年味,如一页页日记,只能在记忆里翻阅。那时的年味,很平淡,平常如日落日出。而现在再去回想,便有了许多的感怀,便有了许多的遐想。

2019年春节前,我回去上坟,给父母烧纸。本是令人生畏的坟地,如今却是我和母亲的相见之地。再走引河桥,不由自主地回首眺望,眺望母亲的小屋。小屋还在,像个羸弱的老人。只是人去屋空,不知故人回。后面的那排水杉,依然生机盎然。只是水杉边上,再没有了那个矮矮的身影。那个矮矮的身影,从此带走了我归去的冲动。



年轮

□晨松

谁楼·钟楼

经历了千年的风雨
古钟楼依然屹立
悠远的晨钟暮鼓
犹在耳边敲响
楼上
一千年前的那朵祥云
犹在眼前飘浮

钟声响了一个世纪
而今铿锵依旧
时针的每一次转动
都在记载一段历史
悠悠不绝
白昼与黑夜
朗朗的钟声
穿过繁华的都市
在天空久久回荡

年轮

童年是小溪
细绵绵

少年是大河
放浪不羁

青年是大江
激情澎湃

中年是大湖
蕴藏丰富

老年是大海

容纳百川

种子

在泥土里
它默不作声
心里却在遐想
将来
是一棵参天大树
遮天蔽日
还是一
一株美丽的花卉
鲜艳芬芳

不知要经历
多少春夏秋冬
才如愿以偿
前面有张蓝图
它自一心一意
在土壤中
成长

一阵清风

像一位少年
吹着口哨而来
朝你眨了一下眼
就悄然走远
翩翩风采
稍纵即逝
犹在眼前
送你淡淡花香
送你丝丝凉爽
一去不回返
却情意绵绵

静美(外二首)

□施景铃

山中的寂静
是草密林深
海边的宁静
是浪涌涌岸
无休无止的拍击
大漠的肃静
是孤烟摇曳
悄无声息的叹息
草原的幽静
是蒙古族长调
声扬气昂的壮阔
在林中呼吸
在沙丘默坐
在海滩漫步
在草原远眺
永不停歇的呼吸
心静的时候
得失才会放下
抛弃利欲远离烦恼
求得平安和常乐
心静的时候
晨光就会出现
既不耀眼又有朝气
全身充满活力
心静的时候
蓝图才会展开
远大而不虚夸
引导人生的轨迹

远方

大漠的远方
孤烟直
大海的远方
屢楼隐
人的眼里有了远方
心里就亮堂
人的心里有了远方
脚下有力量
远方是山

凝望险峰
就有了人生的高度
远方是海
眺望彼岸
就有了心胸的壮阔
远方是天
仰望星空
就有了对未来的遐想
看得远一些
再远一些
想得远一些
再远一些
有了远方
就有了
人生追求的高度
有了远方
就能迈开坚实的脚步
有了远方
远方就不再遥远

青春

青春是扬起的风帆
风帆不落
活力犹在
青春是内心的勇锐
意志不衰
激情依然
青春不只是年华
也是心境
青春不单是容颜
也是力量和意志
只要有梦想
追求就不会停止
只要生命深泉涌流
青春就不会消逝
让岁月远去
让烦恼远离
让欢乐常在
让青春永驻

敦煌雪

□孙剑

大风吹向戈壁
时间的刻度上
每一个音节
敲打历史悲喜
壮怀也罢,激烈也罢
册页里不动声色

层积云泛起褶皱

虚幻也真实
沙漠在静穆中
凝成盛大

风吹沙鸣的乐声打住
雪,丝绸般透亮
矜持,又心动意颤
像是天地明月间的表白